

教宗本笃十六世

周三公开接见活动中讲解的教理

圣伯多禄广场

2008 年 4 月 9 日

诺齐亚的圣本笃

各位亲爱的兄弟姐妹，

今天我想讲的是圣本笃(san Benedetto da Norcia)，西方隐修制度的创立者，同时也是我的教宗职位的主保圣人，我会以圣大额我略所写的一段形容他的话作开始：「这人不但以众多奇迹光照这大地，同时也因为懂得运用动人的言词讲解他的教义而光芒四射」(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 II, 36)。这位伟大的教宗于 592 年，即距离圣本笃逝世只有五十年，写下这段文字，因此，圣本笃仍然鲜明地活在人们的记忆中，尤其是活在他一手创立，发展蓬勃的修会团体的记忆中。透过他的生活和工作，诺齐亚的圣本笃对欧洲的文明和文化的发展，带来决定性的影响。有关圣本笃的生平最重要的资料，是圣大额我略所写的(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)卷二。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不属于传统的传记体，圣大额我略写此书的目的，只是想透过一个实事求是的人的榜样，这人就是圣本笃，以说明任何人，只要将自己交给天主，都可以到达默观的最高境界。易言之，就是要给我们提供一个如何在生活中，走向完美极致的模范。在这部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中，圣大额我略也记载了很多圣本笃所行的奇迹，他这样作，也不是单纯为了要介绍一些奇特现象，却是要指出，天主如何利用劝勉、扶助，甚至惩罚等方式，介入人生的实际处境。即是说，圣大额我略想人们明白，天主并不是于世界肇始时设置下的一个假设，而是实在的亲临人的生活中，亲临每一个人的生活中。

当然，我们也可以从圣本笃生活年代的历史背景，给这样的一个传记布局，找到解释。其时正处于第五、六世纪之间，罗马帝国的倾覆，加上新民族的入侵，和传统风尚习俗的衰微，这一切都给那时的社会价值观和政体，带来极大的危机。因此，圣额我略希望，透过介绍圣本笃这颗「明亮之星」，在这风雨飘摇的时刻，特别在罗马这城市内，给大家指出那个「逃离这历史黑夜的出口」（参看若望保禄二世，《教诲集 *Insegnamenti*》II/1, 1979, 页 1158）。而事实上，圣本笃的作品，尤其是他的《会规 *Regola*》，亦显示出的确能够在灵修上，给予我们真正的激励。在过去的岁月，正是这激励越过圣本笃生活的地域及年代，改变了欧洲的面貌，同时在罗马帝国所开创的政治体系瓦解后，建立一套新的灵修和文化体系，这新体系就是那属于所有生活在这片大陆上的各民族的基督信仰。而我们现在所称的「欧洲」这现实：realtà, 亦正是这样诞生的。

根据一般的意见，圣本笃约生约于 480 年左右。至于出生地，圣额我略说他「生于诺齐亚省」：«*ex provincia Nursiae*»。为了栽培他，他富有的双亲将他送到罗马求学。可是他在这永恒之城只逗留了很短时间。原因是，正如圣额我略所说，而我们也知道绝对可信，年青的圣本笃对当时他很多同学的放纵生活感到厌恶，他不想跌入同样的错误。他「只想单单取悦天主」：«*soli Deo placere desiderans*»（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导言 1）。结果他放弃未完成的学业，离开罗马，跑到罗马东部的山中独居。在艾非特乡（il villaggio di Effide）（即今日的艾非利：Affile）住了一段短时间，其间他与一个隐修士的「宗教团体」一起，之后他再退隐到不远的苏比亚古（Subiaco）潜修。圣本笃在那里有一个穴洞，独个儿生活了三年。这个穴洞自中世纪开始，成为其中一座称作「圣穴」（Sacro Speco）的本笃隐修院的中心。在苏比亚古的日子，是一段和天主独处的日子，因此，是一段让圣本笃成熟的日子。正是在此处，他要忍受和克服每一个人都要面对的三种诱惑：自我肯定及自我中心的诱惑，肉欲的诱惑，及最后的，忿怒和报复的诱惑。事实上，圣本笃一直坚信，只有当他战胜了这些诱惑，对那些有需要的人，他讲的话对他们才会有用。于是，在他让自己的灵魂重获平安后，圣本笃终于能够完全控制他的「自我」的情绪，成为自己四周的和平缔造者。亦只有到这一刻，他才决定在离开苏比亚古不远，一处名为安利奥（Anio）的山谷，建立他最初的隐修院。

529 年，圣本笃离开苏比亚古，迁到卡西诺山(Montecassino)居住。有些人解释说这次的迁徙，是为了要避开苏比亚古一位对他嫉妒异常的神职的骚扰。但这解释明显地欠缺说服力，因为在这位神职突然逝世后，圣本笃并没有返回苏比亚古(参看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II, 8)。事实上，他有这样的决定，是因为他内心的成熟，和他的隐修生活经验，均已进入另一个新里程。根据大略我略，圣本笃离开偏僻的安利奥山谷，去到卡西诺山，一处不但能俯览四周围绕着的大平原，而且从远处便可见到的高地，其实带着象征性：隐匿的隐修生活固然有它存在的理由，但对教会和对社会来说，一座隐修院也有它的公众义务：它需要让人见到作为生活动力的信仰。实际上，当圣本笃于 547 年 3 月 21 日，结束他在这世上的生活时，透过他的《会规 *Regola*》和他一手创立的本笃团体所留下来的遗产，这千多年来，直到今日，仍在造福整个世界。

由于祈祷是圣本笃整个人生的固有基础，大略我略以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卷二全卷的篇幅，向我们描述本笃的一生如何浸淫在祈祷的氛围内。没有祈祷便不能经验到天主。然而，本笃的灵修绝非和现实脱节的内心活动。虽然身处于大时代的不安和混乱中，圣本笃一直在天主的注视下生活，亦正因为这样，他从不忽略对日常生活当尽的义务，和对人的实际需要。透过对天主的观望，圣本笃领悟到人的实况和使命。在他的《会规 *Regola*》中，本笃称隐修生活为「一所为主服务的学校」(《会规 *Regola*》45)，并要求他的隐修士，「没有任何别的事情比对天主的工作(即神圣日课或时辰祈祷)更重要」(《会规 *Regola*》43,3)。但他亦同时强调，就祈祷来说，最重要是聆听(导言 9-11)，之后再将这聆听变为实际行动。他肯定地说「主每日都在等待我们以事实回应祂的神圣教导」(《会规 *Regola*》35)。如此一来，隐修士的生活即变成一个行动和默观的共栖，结出丰富的果实，「好让天主在一切中受到光荣」(《会规 *Regola*》57,9)。有别于今日常被标榜的，轻松自在的，自我实现和自我中心，圣本笃的门徒的首要和不可取代的责任，是跟随着谦逊和听命的基督所指示的道路(《会规 *Regola*》5,13)，诚实地寻找天主(《会规 *Regola*》58,7)，同时不该爱任何其它事物，多过爱这位天主(《会规 *Regola*》4,21; 72,11)。如此一来，透过对别人的服务，他成为一个献身服务和带来平安的人。当隐修士带着被爱推动的信德实践听命这规诫时，他会获到谦逊(《会规 *Regola*》5,1)，本笃在其《会规 *Regola*》中，以第七章全章讲解谦逊这德行。这样一来，人会越来越肖似基督，达到真正的自我实现，变成一个根据天主的肖像造成的受造物。

面对门徒的听命，作为基督的代表的隐修院院牧，应有相称的智慧(《会规 *Regola*》2,2; 63,13)。关于院牧的形像，《会规 *Regola*》第二章谈得最多，院牧是个兼具灵修美和对职责要求严格的人物，正如大额我略所说，可以把这样的一个人，看成是圣本笃的自画像，原因是「圣本笃不可能将自己没有生活过的教给别人」(《对话录 *Dialoghi*》II, 36)。院牧应同时是个温柔的父亲和严厉的老师(《会规 *Regola*》2,24)，他是一位真正的教育家。对恶习绝不姑息，他之所以被召，主要是要他仿效善牧的温良(《会规 *Regola*》27,8)，要他协助而非控制(《会规 *Regola*》64,8)，他应该多以事实，而不是以言语，使人关注一切好的和神圣的事物，他要透过个人的榜样来解说神圣的诫命(《会规 *Regola*》2,12)。为了能够负责任地作出决定，院牧也应该是个懂得聆听「弟兄意见」的人(《会规 *Regola*》3,2)，因为「天主往往会把最好的解决方法，启示给最年轻者」(《会规 *Regola*》3,3)。这种态度，让这本于一千五百年前写成的《会规 *Regola*》，予人出奇的现代感。一个负有公众职责的人，甚至在小团体中，他永远都应该是个懂得聆听，并懂得从所听到的学习的人。

圣本笃指称他这本《会规 *Regola*》所写的，「只是作为开始的些许解说」(《会规 *Regola*》73,8)；可是实际上，这本《会规 *Regola*》不但给隐修士，也给所有在走向天主的路上，寻求指引的人，提出有用的指示。基于它的尺度，它的人性，和它在灵修生活中谨慎分辨什么是必要和什么是次要等，这本《会规 *Regola*》直到今日仍然散发着光芒。1964年10月24日，保禄六世宣布圣本笃为欧洲的主保，其用意正是承认这位圣人透过他的《会规 *Regola*》，对欧洲的文明和文化的形成，所作的伟大贡献。刚从饱受两次世界大战的严重伤害的世纪中走出来，又正值那些所谓伟大的意识形态崩溃后，事实已证明，这些意识形态只是一些悲剧式的乌托邦而已，今日的欧洲，正在寻找自己的身份。对于建立一个新的和持久的体制，政治、经济和法律等工具固然重要。然而，也需要以这片大陆的基督信仰根源为基础，推行伦理和灵修方面的革新。若没有这维生素，人将仍然活在有跌入那个古老诱惑的危险中。这个古老的诱惑，就是把人拉入希望自己拯救自己的乌托邦。这乌托邦，正如教宗若望保禄二世所说的，曾经以不同方式，史无前例地，将二十世纪的欧洲，「拖进人类历史最痛苦的一段倒退中」(《教诲集 *Insegnamenti*》XIII/1, 1990, 页 58)。在追求真正发展的路上，让我们今日聆听圣本笃的《会规 *Regola*》，以它作为我们的路灯。这位伟大的隐修士，今日

仍然是位真正的导师，我们可以在他的学校，学到如何活出一个真正的人文生活的技巧。